

上编 现代汉语学科本体论

一 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的表音功能

0. 表音文字是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汉字属于表意体系文字，但它也朝着表音化方向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而形声字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就表音方面来说，形声字的声符为人们认读汉字的字音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如“沐”、“歛”、“枫”三字，我们就可据其声符“木”、“希”、“风”准确地读出“mù”、“xǐ”、“fēng”的音来。形声字因此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潮流。

然而汉字向着表音化所作的努力未能彻底摆脱表意体系的束缚，形声字也终究未能成为纯粹的表音文字。并且发展至今，形声字声符表音的功能已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不少声符已不能准确地表示字音，如“桔”字，要是依声符“吉”读成“jǐ”就与实际字音“jú”有了距离。有些形声字的字音则与声符相去甚远，如“拐”字，光看“另”是怎么也得不出“guǎi”这个音来的。这于是又往往成为人们慨叹汉字难以认读的一个主要问题。

要表音，却常常难以做到准确，形声字声符设置的目的是使用的实际产生了矛盾。在现代汉字系统中，这个矛盾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呢？声符的表音功能究竟失去了多少，还保留着多少？并且形声字的声符又非常之多，从每个具体的声符考察，它们身上表现出的矛盾情况又有着哪些差异呢？

为此，我们试图对形声字声符表音的复杂情况进行分析，力求从中理出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得出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以

莺、莛、荣”等字都“从茭省声”，但人们也往往觉得它们的声符就是“艸”。因为不像前面的‘寒’有混淆两类不同字音的可能，且‘从茭省声’的字有不少 15 个）我们就仍把这些字看作一般的形声字。

第二 由于隶变而使声符变形的形声字，一般也都不再讨论它们。隶变是汉字形体的一次大变革，它使得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已很难辨认或无从辨认了（上述省声字也属于受隶变影响的一种情况）其中有的是从声符和形符的配合部位很难找出声符，如‘游（从𠂔声）’、‘冀（从田茭声）’；有的是声符的形体变化很大而看不出它代表什么音，如‘存（从子才声）’、‘教（从子爻声）’；有的声符和形符形体上互相纠缠以至分不出部位，如‘重（从壬东声）’、‘贼（从戈则声）’。不过也有一些形声字，虽然在部位的配合上有些变化，但人们一般还是比较容易看出它们的声符所在，如‘荆（从艸刑声）’、‘攸（从彡攸声）’等，我们就不把它们和‘游’、‘存’等同样处理了。

第三，由于简化而形体上失去了形声字特点的简化字也都排除出讨论的范围。简化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同时它对六书造字原则也有很大突破。简化使得有些形声字声符变形，如‘潜（潛）’、‘团（團）’、‘树（樹）’、‘竖（豎）’；也简省了许多声符的形体，如‘标（標）’、‘际（際）’、‘疟（瘧）’、‘触（觸）’。这类字显然都失去了形声字的表音功能。至于那些改用会意方法造出来的简化字，如‘泪（淚）’、‘阳（陽）’等，以及用新创符号的简化字，如‘邓（鄧）’、‘赵（趙）’等，更不能算是形声字了。当然也有许多简化字并没有因简化而影响声符的表音作用，如只简化或改换形旁的‘报（報）’、‘航（航）’等，或整个地简化、改换声符的‘塾（塾）’、‘讷（讷）’、‘据（據）’、‘犹（猶）’等，它们自然都还保留着形声字的特点。

总之，我们的讨论是紧紧围绕着表音这个要素来进行的，所以那些归类还有歧见的‘亦声字’（如‘嫁’、‘娶’）和‘增声会意字’（如

“碧”)也就都列入讨论范围。至于一些看不出什么表音迹象而人们对它们的造字方法认识还不够清楚,或者说还有分歧的字如“侗”、“罹”、“旭”等则就把它们暂时置于一边。

在对辨认确定形声字作了这样一些变通的处理之后,我们对前述的现代常用汉字进行统计得出:常用字中的形声字为 2593 个占全部 3775 个常用字的 68.7%,次常用字中形声字为 3448 个占全部 4060 个次常用字的 84.9%,全部形声字共计 6041 个,占常用字总字数 7835 的 77.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一批不少的字排除在形声字之外(常用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小于次常用字中的比例 说明仅因简化原因被排除的就不少)汉字中形声字所占的地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2.1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在上述 6000 多个形声字中 起着表示字的读音的声符究竟有多少呢?

形声字是以一形一声为结构原则的,即每个字都由一个形符和一个声符组成。倘按这一原则去分析,那得出来的声符数目将非常之多。因为形声字有一类是在形声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把原来的一个形声字整个地拿来作声符而构造出一个新的形声字。如“邪”的声符是“牙”而“琊”的声符又是“邪”;“礪”以“薄”为声,“薄”以“溥”为声,“溥”以“尊”为声,“尊”以“甫”为声。然而在“琊、邪”和“礪、薄、溥、尊”中起着表音作用的最基本的因素只是“牙”和“甫”不妨称它们为基本声符,而把“邪”、“薄、溥、尊”这一类称为后起声符。

分析声符情况的的目的之一就是 想对人们认读形声字有所帮助,从方便掌握的角度考虑,所归纳出来的声符当然是越少越好。因此我们所称声符大多指那些基本声符,而把形声字一形一声的结构原则暂置一边。

与此相反还有另一种情况。有许多字在分析的时候并不像上面一样析出它们的基本声符。如“蔽、弊、憋、鳖”我们只把“敝”

作为它们的声符，而不再进一步析出“𠂔”这样一个基本声符。“𠂔”在现代常用汉字中并不以单字的形式出现，如果单独列出，只会增加掌握上的负担。这样处理的目的，与前面所说是一致的。只有当不析出基本声符就不足以揭示声符的全部情况时，我们才不再考虑声符是否单独成字的问题。如“契、楔、挈”等字，本来以“契”作声符即可，然而因为字表中还收了“憩、瘕”两字，我们就只得把声符分析到“𠂔”，至于“𠂔”的声符“丰”（jè，草类，不是“丰收”的“丰”，今已废而不用）就不再析出了。

作为一个表音的成分，我们还注意到使归纳出来的声符和形声字在表音上尽可能一致。因此把“胡”、“邦”这样一些后起声符也作为一个独用的声符附在它们的基本声符“古”、“丰”之后列出。这样“葫、瑚、蝴、糊、湖”和“绑、帮、梆”等字与声符的联系也就较紧密了。

根据上述的处理办法，我们从 6000 多形声字中归纳出来的声符总数为 973（见后附录：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表）。常用字中的声符为 784 个，而只在次常用字中出现的声符为 189 个，如“霸（灞）”、“卡（佞、味、肤）”、“耒（诔）”、“弘（泓）”、“𠂔（磬、磬）”、“𠂔（澍）”等。这些声符，有的在常用字中就以单字的身份出现了（如“霸”、“卡”），有的则在次常用字中作为单字（如“耒”、“弘”），有的则不作为单字（如“𠂔”、“𠂔”）。

需略作说明的是，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有些声符与别的字或声符混同了。如“裕、欲、峪、浴”中的“谷”不是“山谷”的“谷”，小篆中两者写法不同；“研、妍、形、刑”中的“开”本来写作“𠂔”而不是“开关”的“开”；“读、榑、赎、续”中的“卖”也是隶变使它同“买卖”的“賣”混同，再经简化就成了“卖”；“贮、苕、伫”中的“宀”看着像是“宣”的简写，其实它是从“宁”简化而来，“宁”也不是“安宁”的“宁”；“柠、玃、泞”中的“宁”是从“寧”简化来的，还有“怪”的声符“圣”也不是“神圣”的“圣”（它从“聖”简化而来，是“怪、蛭”的声

符)”; 奕、奕、奕、变”的声符“亦”由于简化(繁体作“𢇛”)而和“奕、奕”的“亦”同形了。以上声符形体的混同,也往往容易使人们读错字音,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

2.2 当我们掌握了这 973 个声符的读音后,能否读出 6000 多个形声字的音呢?事情显然没有这般令人满意。有部分声符,它们只表示一个音节,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声符而读出由它们组成的绝大多数的形声字的音,如“𠄎”音“è”那么“鄂、谔、萼、愕、膊、锷、鸮、颞、鳄”都可读“è”而不至出错;“历、坌、茆、咧、枋、痲、雳”也都读“历”的“lì”音,也有少数声符虽只表示一个音节,但这个声音与声符的读音并不一致,如“角 jué”、“县 xiàn”组成“确”、“悬”却读“què”、“xuán”)。而更多的声符,它们都表示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当我们根据声符认读字音时,就得在几种可能的音中作出选择,于是它们的表音作用也就大为削弱了。如“各”这个声符,就表示了多达 17 个的音节:

各 gè	常用字		次常用字	
	同调	异调	同调	异调
ge	恪	搁 _{阴平} 恪 _{阳平}	咯	格 _{阴平} 恪 _{阴平} 骼 _{阴平} 搁 _{阳平}
ke	客		恪	
he		貉 _{阳平}		
e		额 _{阳平}		
lüe	略			
luo	落 _{阴平} 洛 _{阴平} 络		咯 _{阴平} 咯 _{阴平} 维 _{阴平} 烙	落 _{阴平}
lo				咯 _{轻声}
mo			貉	
lu	路 _{阴平} 露 _{阴平} 潞 _{阴平} 赂		璐 _{阴平} 裕 _{阴平} 鹭	

续表

各 ge	常用字		次常用字	
	同调	异调	同调	异调
lou			露	
hao				貉 _{阳平}
lao	酪 _烙		络 _落	
liao	撻			撻 _{阴平} 撻 _{阳平}
ga				貉 _{阴平}
ka		喀 _{阴平} 喀 _{上声}		
la			落	
qia			骼	

我们把全部声符和它们表示音节的情况作了如下的统计：

表示 音节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以 上
声符数	393	246	137	84	53	27	18	6	1	8
占声符总 数百分比	40.3	25.3	14	8.6	5.4	2.8	1.8	0.6	0.1	0.8

可以推想，最初创造形声字所选用的声符与所表示的字音当然是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很难找到完全同音的字作声符，也只能使用音近的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声符表音的情况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在汉字本身的局限性（不是分析音素的符号）而主要、直接的原因是古今语音的变化。同一音符的形声字，在语音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分道扬镳分化成几组不同的音，有的音与声符已经相隔很远了。然而只要我们仔细探求，这些音与

声符之间仍然可见读音的联系。如‘波’以‘皮’为声，因为‘波’在古音中与‘皮’同韵，都是歌部字，而且声母也很接近；‘波’是帮母字，而‘皮’是并母字；‘霓’以‘兒’为声，‘兒’在古音中和‘霓’同韵，都是支部字。声符与所表示的各个不同的音节，大都可找到这种语音上演变的关系。当然此处的目的不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是从分析普通话音节的角度出发，把声符与所表示音节在声母、韵母上不一致的主要情况列出来以说明问题。

2.3 我们还准备对声符和所组成的形声字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构成整个形声字系统的时候，每个声符的使用频率并不都是一样的。从我们已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有的声符就参与组成了30、40个甚至更多的形声字，如以‘各’为声的有50个字，此外如以‘工’为声的有37个字，以‘者’为声的字有31个字。而有相当一部分声符，它们则只表示少到1个字的音，如‘亠(让)’、‘人(认)’、‘虍(谎)’等。我们对全部声符与所组成的形声字的关系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统计：

组成形声 字数	1	2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	1	1	1	1	1	1	1	以 上
		4	9	14	19	24	29	34	39	
声符数	192	321	250	126	47	21	5	8	2	1
占声符数 百分比	19.8	33	25.6	12.9	4.8	2.2	0.5	0.8	0.8	0.1

我们对6000多个形声字和它们的声符在声母、韵母上的异同情况作了进一步考察，得出下面的统计结果：

		常用字		次常用字		合计	
		字数	占总数百分比	字数	占总数百分比	字数	占总数百分比
声韵同	同调	823	31.7	1267	36.7	2090	34.6
	异调	393	15.2	502	14.6	895	14.8
	小计	1216	46.9	1769	51.3	2985	49.4
声韵部分同	声同韵异	244	9.4	322	9.3	566	9.4
	声异韵同	692	26.7	773	22.4	1465	24.3
	小计	936	36.1	1096	31.7	2031	33.6
声韵异		441	17.9	584	16.9	1025	17.0
	合计	2593		3448		6041	

说明有些声符本身就存在着多音的情况如“查”有“zhā”、“chá”两读。我们把“渣、渣”和“楂、楂”都归入与声符声韵相同的类中去了因为“渣、渣”从的是“zhā”声，“楂、楂”从的是“chá”声。再如“鳃、鳃”从的是“思”的“sī”声，“腮、腮”从的是“思”的“sāi”声。这些形声字读音有时不能确定责任恐怕还不全在形声字本身。

从上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就声韵情况来说与声符声韵全异的形声字是很少的。在声韵两部分有同有异的情况下，同韵异声的比同声异韵的要多得多这说明声符与字音的联系迭韵相通比双声相通更为常见。与声符声韵全同的则几乎占半数，如果不考虑声调的因素，声符与形声字音读的一致性显然还是很强的。

人们造字之初也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声调的问题（对声调的研究还只始于很晚的南北朝）再由于古今声调的变化形声字在声调上与声符有着许多差异。下面是全部形声字中字音与声符读音同调和异调情况的统计：

	常用字		次常用字		合计	
	字数	占总数百分比	字数	占总数百分比	字数	占总数百分比
同调	1420	54.8	1994	57.8	3414	56.7
异调	1173	45.2	1452	42.2	2627	43.2

总之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统计可以看出 即使在今天 声符的表音作用还仍然是不容小视的。即使把声调的因素也考虑进去，与声符声韵调相同的形声字也占形声字全部的 1/3。并且在与声符声调有不同的形声字中 有相当一批是多音字 如“伽”有“jiā、qiā、gā、qié”4 读；和“有”有“hé、huó、huò、hú”4 读 两个字都有 3 个音与声符有异 而这种声符与字音不一致的情况 显然是不能归咎于声符的。

2.4 上面分别分析了声符与所表示音节、声符与所组成形声字的关系 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考察 我们认为：一个理想的声符应该是既表音确定而又使用频率较高的，也即一个声符表示音节的数量应求其少，组成形声字的数量则应求其多。

然而在 900 多个声符中，能符合这两方面要求的却并不多。很多声符虽然只表示 1 个音节 但它们所组成的形声字也很少 甚至只有 1 个；而一些声符虽然可组成 30、40 个字 但又惜乎这些字却分别属于几个乃至几十个不同的音。只有少数几个声符才表示 1 个音节且又组成 10 以上的形声字 如“皇”只有“huáng”1 音 从“皇”声的字有“凰、蝗、惶、煌、篁、遑、徨、蝗、滢、隍”等；“敖”只有“áo”1 音 从“敖”声的字有“熬、磬、鳌、磬、熬、遨、傲、鳌、磬（后 3 个字声调有异）”等。还有“米”、“付”、“居”、“胡”、“卢”、“马”等声符也都是只表示 1 个音节并组成 10 个以上形声字的。此外像“巴”、“其”、“比”、“俞”、“粟”、“方”、“同”等声符是表示 2 个音节同时组成 15 个以上形声字的（其中以“比”为声的有 30 个）

3. 通过以上对形声字声符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3.1 首先，我们认为，对汉字形声字声符系统作出上述分析是有益的。尽管上述分析未必全面和尚嫌肤浅，但它还是帮助我们对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的状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往在改革文字、实现汉字拼音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或夸大了形声字声符在表音方面的局限性。应该说，即使拼音文字也还是有书写与语音实际相脱节的情况，只不过汉字这方面的问题比拼音文字更为突出罢了。形声字这类表音的文字到现在也不是完全丧失了表音的功能，这一点前述分析已经明确。在许多时候，声符表音的优点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至于形声字在表意方面的优点就不在这里说了。汉字无疑将长期存在，在使用中我们就不能忽略形声字的优点，就还得重视、利用并发挥声符表音的积极作用。我们对声符情况的分析，就是为了让人们对声符表音作用能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3.2 了解声符系统的情况，对于语文教学来说自有它的实用性。我们不能不看到人们在认读汉字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识字这一关，不仅小学没能突破，就是中学甚至大学也仍然有一个扫除“拦路虎”的问题。识字教学中，声符的这根“拐棍”是不能不利用的。当然是有限制地利用，虽然不能完全做到“认字凭半边”，但还是可以借助声符去掌握一大批字的读音。这比一个一个地去认读掌握生字效率自然要高。从另一个方面说，了解声符表音的具体情况，对于避免因声符类推事实上人们在认字时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声符的影响的，而读错字音，也有其积极作用。如我们知道了“辟”这个声符表示了“bi、po、bo、bei”4个音节，那么就可以把“辟”所组成的形声字按形符加以分类区别：从“土（壁）月（臂）辶（避）”的读“bi”从“亻（僻）言（譬）雨（霤）刀（劈）瓦（甃）、扌（擗）疒（癖）”的读

“pi”从“手(擘)木(槩)”的读“bo”从“金(鑿)月(臂,念轻声)”的读“bei”这也是比一个一个地去记更易于掌握的。

3.3 汉字的简化确实对形声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了解已经完成的简化过程中形声字的一些变化情况,对回顾汉字简化的历程,对汉字进一步简化和全面整理是有好处的。

简化过程中,一种情况是形声字的数目有所减少,因为简化有时顾不上六书的造字原则,一些形声字突破了形声的框架,当然也有用新造形声字代替会意字的情况,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就是简化使得声符精简了不少的一批(常用字中的声符比次常用字的声符少了近200个)。这种精简是通过替换声符的办法实现的(有新采用声符和利用旧有声符的两类,后者是主要的),如“溝、構、購”用“勾”换成了“沟、构、购”;“種、腫、鐘”用“中”换成了“种、肿、钟”。这样,声符数目减少了,更利于人们掌握,同时也提高了一部分声符的使用频率。如果还需进一步简化汉字的话,可以更多地考虑采用精简声符的办法,如表示“yi”音的那么多个声符,实在是有再作精简合并的必要。此外,针对已有的简化字声符还有在声韵调的方面与字音不大贴近的情况,如“拥—擁”、“佣—傭”、“剧—劇”、“据—據”还要注意用以替换的声符与所表示字音的完全一致性。

附录:

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声符表

说明:声符下加点号的只出现在次常用字中,后加星号的是附在前面声符后的后起声符。有部分声符不能单独成字,选列包含该声符的形声字,并下加曲线表示,既免电脑造字的烦难,更便于联系该声符的组字情况。

札八巴霸派马麻发伐大塌沓它那拿刺赖 * 卡查乍番茶差叉杀

沙匝丫亚牙加甲段家憂夏下瓦瓜夸化刷 // 孛钹巨莫末我朵朵毛
 罗羸果国甬过殼蚤“怪”的声符 音 kuò)火萑或霍卓弱若左坐索
 锁朔 // 鄂厄得德乐么各哥戈鬲革克科可壳壑雀盍合禾曷斲者折
 鋤车射舍余舌仄责则册色 // 耶夜业曳也皆介 卩“节”的声符 音
 jié)戒逮桀郗妾且写變解别 丿(“气”的声符 音 piè)蔑葉呈臬聶列
 撈躡月龠戍爵角鬻血雪虐 // 衣壹益易以邑矣义宜姬意乙医已 𠂔
 *译夷伊異弋亦吉既祭及己几即季脊亟蓊麥藉乞气齐七奇昌其隙
 妻戚契漆西奚佻習析喜希息夕悉羲犀昔簏畝敞比匕界必笔鬲辟皮
 米弟帝狄氏尼逆力历 *立隶丽里利[黎]① 离栗厉戾嫠豐吏知制
 止执旨耆 *支只之志嚙直至厄陟质赤斥尺蚩世筮仕濕市式史时十
 氏矢虱食[𠂔]失师是石示子兹姊自此刺四巳丝斯司思亼寺尔耳
 兒而二 // 屋弓 污的声符 不是“亏损”的弓 𠂔巫无吴午武勿兀
 戊救五务布卜不普牟穆母木目奎复服弗夫付伏父孚阜幞甫毒禿度
 土兔奴鲁卢鹿录古胡 *骨鼓库户虎互乎主竹 𠂔“伫”的声符 音
 zhù)朱豕出厨畜刍需叔疋疏 * 𠂔孰术庶蜀爰如辱族卒足粟宿素肃
 束 // 於于禹余俞鱼予聿育裔谷“裕”的声符 音 yù)爽“续”的声
 符 音 yù)与兴“举”的声符“𠂔”与“繁体”與”作偏旁的简化形式 𠂔
 窳禹羽玉句巨居具臭局菊遽瞿区曲取去虚女虑吕旅捋 // 爰艾拜
 白百麦买代带台太泰乃奈来巧开亥害率宰在 𠂔采才夬 // 贝卑北
 备鞞市“沛”的声符 音 pèi 美眉每非肥内雷未聿累黑委未为韦胃
 畏威尾危尉微对队兑退归规贵鬼圭弁 *癸会回灰惠彗追佳垂蕤𠂔

括号内的声符是括号前声符的不同形体。

最隋遂岁衰 // 敖奥包保暴鸨矛卯留 * 毛岛刀 刀 召 * 甸瑙脑老
劳高告皋羔 彡 豪颢号兆朝爪巢勺少早蚤皂曹操谣夭舀要么肴尧敖
交角焦觉乔肖孝森表蔗票苗刁吊条尿鸟为寮 // 音某豆兜兜萎犀
陋勾菔口寇后侯州纣周臭丑雒寿守首受柔奏走叟酉攸由幼尤有右
幽蓼丢流刘久 冫 九臼就咎秋囚求丘酋秀休 // 安斑半般圻 丩 辯
曼满凡樊番反繁单旦亶 * 丹炭覃难南兰览亦“ 恋 ”的声符 汗甘敢
赣翰函占詹展斩产挽孱 廛扇善山然冉赞簪咎餐彡 三散炎延焉彦
宴言艳雁厌奄严衍沿开“ 妍 ”的声符 音 yán 见柬 练 检监兼间
建荐坚肩 馵欠浅千前遣彘咸献先闲鲜燹县讷便扁弁边卞免面丐典
殿田天忝攀连丸段断湍官彘獾贯宽纛换专串患 * 川 ㄹ 算蒜元袁
原怨爰员隼 昌泉犬全玄宣旋 // 本奔贲门奋粪分艮巨肯真贞珍
辰甚申深人壬刃文温盾屯仑衮昆困昏囫冥“ 淳 ”的声符 音 chún)
春舜闰尊寸孙隼 // 音因恩 * 寅引阴尤印隐垂岳淫宾稟颢品聘民
黽磷林今金 钅 晋斤尽谨秦亲侵禽辛心汎云允匀军君困瓮寻旬
巽 // 印莽方旁 * 当宕唐冈康亢行章长丈昌尝上商尚臧仓桑央扬
羊梁两良强彡置襄囊 * 巷向相象乡亡 尢 * 王匡 * 光广黄皇庄 //
朋彭蒙孟菅丰邦 * 豐奉封登腾亨争正郑更庚乘 丞成呈圣生星 * 曾
// 冬东动仝同童农龙隆工公弓共孔左弘重熏 * 中充虫容戎宗总
匆从囟雍永邕用庸同凶兄 // 婴膺莹盈赢京井径敬竟青顷 𠂇 幸兵
丙并並平明名冥定丁廷亭宁灵霭令另

二 “上”、“下”双音节形式的意义及演变

0. 双音节的‘上’、‘下’是指和方位词‘上’、‘下’意义相当的‘上面’、‘上边’、‘上头’、‘下面’、‘下边’、‘下头’、‘底下’等词。对于这些词各语法学家有不同的论述，我们举两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丁声树等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认为“方位词和‘边、面、头’结合起来造成复合方位词”。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基本上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朱先生更进一步的把单音节的‘上、下’等称为单纯方位词，而把‘上面、下面、上边、下边……’等称作合成方位词。并指出方位词后头的‘面、边、头’是后缀。张斌、胡裕树先生则持不同的看法。在他们合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中，也将方位词分为单纯的和合成的，但对合成方位词的认定和前面谈到的两本书不同。《现代汉语》教材中把在方位词前加‘以’、‘之’所构成的词称作合成方位词，而不认为‘上面、下面、上边、下边……’等是方位词。另外，也有人将上述两种说法加以综合，即把方位词之前加‘以’、‘之’和方位词之后加‘面、边、头’所构成的词统称作合成方位词。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下面将要讨论的双音节的‘上’、‘下’具体是指‘上’、‘下’后面加‘面、边、头’所构成的双音节词，还包括一个和它们在构词上有差异的‘底下’。我们称之为‘上’、‘下’的双音节形式。之所以不用传统的‘合成方位词’这一术语，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我们谈论的只是‘上’、‘下’两个方位词的意义，而不是谈所有方位词的归类问题。更主要的一点是，这些词在意义上和‘上’、‘下’基本相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用‘上’、‘下’替换，而‘以上、以下、之

上、之下’这几个词却不能‘上’、‘下’替换 因此我们不加讨论。

1.“上”、“下”双音节形式的使用

吕叔湘先生曾经对表示相同意义的单音节和双音节方位词做过十万字语料的统计研究(吴之翰,1965)。得出了以下结论:(1)在名词及介词后边的单音节方位词可以用双音节的同义方位词替代。而其他句法位置上一般只能用双音节方位词。(2)单音节方位词用在介词之后有限制,双音节方位词用在介词之后不受什么限制。但“往”、“朝”、“向”后多用单音节方位词,在“”后面多用双音节方位词。(3)表示“泛向性”的基本上是双音节的方位词。(4)用单音的还是双音的方位词,和前面名词的音节数目没有很大关系。(5)双音节方位词在口语中使用,单音节方位词多在书面语中使用。就“上”、“下”来看,其双音节形式的特点基本上和吕先生所概括的是一致的。

从理论上讲,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上”、“下”的双音节形式应该包括“上面”、“上边”、“上头”、“下面”、“下边”、“下头”、“底下”这几个。但在实际的语料中,这几个词的使用频率相差很大。我们查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①,发现这几个词在使用频率上很有特点。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所依据的是129种语料,共分为“报刊政论”、“科普书刊”、“剧本和日常口语”、“文学作品”四大类。从129种语料的整体情况看,“上面”的使用频率为0.01841,是所有“上”、“下”的双音节形式里用频最高的。其次是“下面”和“底下”这两个词的用频非常接近,分别是0.01096和0.00981。余下的几个用频极低,“下边”和“下头”因在129种语料中的出现次数不足20而未被该词典统计入内。从各词在四种不同类型的语料中使用情况看,“上面”在四种语料中全都出现。但“上面”在“剧本和日常口语”类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M].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语料中的用频为 0.0075 比“上头”的 0.0113 要低 而和“上边”的 0.0050 比较接近。“上头”和“上边”在其他三类中的用频都低于词典的统计标准。“下面”和“底下”虽然在整体用频上不相上下，但在分类用频上却有很大不同 在“报刊政论”和“科普书刊”两类语料中，“下面”的用频高于“底下”而在“剧本和日常口语”和“文学作品”两类语料中，“底下”的用频要高于“下面”。

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上”、“下”的各双音化形式在使用上有这样几个特点。吕先生曾认为双音节方位词多在口语中使用，而单音节方位词多在书面语中使用，但从“上”、“下”的情况来看 其单音节形式比双音节形式不仅仅在总体使用频率上高 就是在各分类语料包括口语语料中 单音节形式的使用频率也是大大超过双音节形式的。因此，“上”、“下”和其双音节形式在使用语体上并无明显的对立。而“上”、“下”双音节形式的内部却有着明显的使用语体上的不同。总体上说，“上面”、“下面”多出现在书面语体语料中 而“上边”、“上头”、“底下”等多出现在口语语体语料中。另一方面，“上”、“下”的双音节形式虽然有好几个，但据我们考察，这些双音节形式在意义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基于以上两点 我们在谈论“上”、“下”的双音节形式时，一般不对各个不同的双音节形式做再区分，而是将它们作为和“上”、“下”相对应的两个集合对待。

2. “上”、“下”双音节形式的意义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上”、“下”的双音化形式的意义和用法基本上是和“上”、“下”的意义相对应的。“上”、“下”的双音化形式在句子中可以表示显性位置。例如：

(1) 穿着毛料西装和各式绸估裙服的塑料模特儿毫无生气地呆呆望着远处屋顶上面的蓝天。(《王朔文集·橡皮人》)

(2) 汪若海往黑漆漆的楼道上面看了一眼 打开门“你一直呆在楼道里？”(《王朔文集·玩的就是心跳》)